

第九章 挖角

正像儀和洋行大班凱塞克說的那樣，商人歡迎戰爭的消息。戰爭，就像鼓風機，席地吹捲，把繁榮，空前的繁榮，刮向上海租界的每一個角落。租界好比一個少年，一夜之間迎風抖擻，長大成人，向四處伸展拳腳。

租界的實際疆域迅速向西擴張，臨近靜安寺和徐家匯，卻遠遠不夠容納同時出現的人口膨脹，就像少年的身體不斷撐破新衣服的尺寸。數十萬來自長江三角洲的華人難民，帶來了謀生的技能，資金，和生存空間的需求。地價如搭上春風的風箏，扶搖直上。各大洋行，乃至外交使團，都拼命搜索手頭能支配的土地，既為了不錯過出租攢錢的良機，也為了避免出現華人大量流落街頭擠垮租界的危局。儀和洋行將剛買下的賽馬場關閉，英國領事館拆倒館外的圍牆，騰出空地，全部出租。在這些應急的空地上，大大小小的建筑商，包工頭，日夜不停地開工。根據不同租客的財力，廉價旅館，簡易板房，蘆席棚戶，如雨後春筍，遍地而起。前線的戰火阻礙了周邊的米，棉，柴，順暢地流入上海，卻為從海上運來的洋貨打開大門，洋布，洋火，洋蠟燭，洋酒。。。滿街滿市。在工部局和華人商界提供的慷慨賞金的吸引下，千百名各國工匠，技師，工程師，雇佣兵，涌來上海，參與修筑軍事工程。以這些新來的淘金者的荷包為目標，咖啡館，酒吧，番菜館，推陳出新，通宵達旦，顧客盈門。

街道上到處是穿各種軍服，佩戴各種徽章，講各種語言，和各種膚色的軍人，標明他們屬於不同的軍階和服役單位。亮閃閃的軍刀，擦得烏亮的馬靴，馬刺碰撞鏗鏘作響，有穿著漂亮的深紅色軍服的英軍小分隊，有跟隨吹奏黃澄澄軍號的號手正步行軍的法軍隊伍，有戴印度錫克族大兵帽和穿法國朱阿夫輕步兵燈籠褲的常勝軍，三三兩兩草綠色服裝

的萬國商團巡邏隊，還有剛換上華人富商捐贈的嶄新軍服的安徽辮子軍。各種軍用車馬和軍人隊伍混雜在一起堵塞交通：拖著野戰炮向西行的馬車，蓋著帆布的軍需運輸車，驅馬穿梭在車流中匆匆趕路的傳令兵，裝載傷兵緩行慢駛的救護車，扛著工具排隊修工事去的華人苦力。。。軍號聲，戰鼓聲，口令聲，吆喝聲，車輪聲，牲口嘶叫聲，汗氣，馬尿臭，火藥味，裹著人馬車踐起的灰塵，在米字旗，三色旗，萬國旗，和黃龍旗的上方迴蕩。

租界像蜂窩，哄哄不休，出入不息。

和大批像大潮一樣涌到上海的華洋人士對沖的是，各種機構的人才荒。工部局巡捕房要物色巡捕巡邏虹口地區，常勝軍要找能開平底小火輪的水手，安徽辮子軍要找洋教習演練洋槍洋炮，英法聯軍要找能帶路的中國通事，領事館要找會同大清官方打交道的外交官合組“中外會防局”，工部局要找律師厘清新擴張的租界土地上的產權，各大洋行要找當地跑街推銷洋貨，洋兵船要找華人食品供應商。番菜館要找會講英文的跑堂。

尋找人才的捷徑是從已經具備這類人才的其他機構去挖角。挖角的手段，形形色色，歸納起來，無非是優惠的金錢報酬，或快速的升官。但是這種手段未必奏效，因為被挖角的機構，為了保護人才，提前加薪或升官，先行一步，筑起防火牆，使被挖角的人不再希罕，單純升點官，發點財。隻有在挖角的一方向被挖角的一方，提供留在原機構根本無法實現的機會時，挖角才會成功。工部局董事會總辦皮克伍德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態來挖角喬治高易----邀請青年律師加入工部局。

邀請是在總辦請高易在利查飯店英式早餐時提出的。總辦向高易介紹了租界新近取得的土地：為防禦從青浦打來的長毛，租界往西擴界近靜安寺；以長毛從金山灣迂回到浦東為理由，租界在爭取往東佔領黃浦江上圍繞外灘碼頭漲起的灘地。在東西擴界的土地上，部分是華人私有的土地，部分屬於大清的官地。工部局希望通過法律手段，向經手擴界的英法領事館交涉，把這些曾經的大清官地劃為租界的官地，歸工部局擁有。所以，總辦希望高易能擔任工部局董事會首席法務官，地位待遇等同董事會總辦，交涉這項幾百畝土地

的大案。

“總之，工部局首席法務官的位置比你現在江海關的職位，報酬要高得多，地位要顯赫的多。”總辦做了一個揮臂向上的手勢，充滿信心地給游說加上結語。

“所有總辦剛才所說的工作，如果我，作為一個自由開業的律師，可以用訂合同的方式，為工部局效勞，是嗎？”

“沒錯。但是，你該不會否認，你目前是江海關的五品法務代表，對嗎？”

“我已經向江海關提出辭呈，目前還未正式離開江海關，所以希望總辦先生替我保密。”

總辦驚異地看著高易。律師的話講得很簡潔，顯然是實話。

喬治高易是在堂妹夫金登干和江海關總稅務司終於談妥金登干先來中國服務兩年，以後作為大清江海關駐大不列顛辦事處主任永久在英國倫敦工作后，正式向總稅務司赫德提出辭呈的。可以想象，赫德一方面對此有多難過，另一方面很欣賞這個青年律師的事業雄心。十九世紀60年代，有多少英倫青年才俊都盯著遠東的機會，他們不甘心在英國本土找上一份安穩的工作，終老故鄉。他們想往的是，來到潛力無窮的遠東，赤手空拳，打出一番天地，然後衣錦還鄉。赫德自己就是這麼一片雄心壯志，登上今天的地位。所以，他能阻攔高易為了實現自己的報負，離開江海關嗎？在英雄識英雄的惺惺相惜中，赫德接受了高易的辭職，並祝青年律師好運。

“喬治，首席法務官的報酬比自由開業律師的收入高很多，”總辦想最後爭取一下。

“最初是如此。但是，以後很難說。以上海租界擴張的前景來看，作為自由開業的律師，既可以合同形式為公家服務，又可以取得包括華人在內的私人顧客的種種委托，兩者不沖突，這樣要比當公家的首席法務官，收入的途徑要多。”

總辦知道工部局目前不可能提供使喬治放棄開業的更好機會，便像赫德一樣，祝他好運，結束了挖角游說。

離開禮查飯店后，高易沒有穿過威利斯橋返回外灘，而是留在治安大為改善的虹口，

步行走向勝仔的餐館“探花樓”。自從“探花樓”幫助江海關大廚阿南在歡迎英法軍官的盛大宴會上烤制乳豬，大出風頭后，阿南和勝仔開始來往。勝仔的流利英文，不久便使他成了阿南的好友。按照阿南的指點，勝仔將原先一開間的店面擴大一倍，一半仍做傳統粵菜，一半做起時髦的番菜。這時所謂的番菜，其實就是中國化的簡單西菜，如火腿煎荷包蛋，剔除魚刺的紅燒鮑魚塊，金黃油炸的豬排骨，和加了幾滴牛奶的雞絲磨菇湯。最重要的，不是吃什麼，而是怎麼吃。所以，桌上不放筷子，隻放刀，叉，瓢，上菜之前先上湯，上菜時每人一份，各吃各的。這樣的改變，使“探花樓”的身家十倍，成了虹口這一帶和洋人打交道的華人，或是希望擠身於和洋人打交道但尚未能和洋人打上交道的華人們的熱門餐廳。當然，這裡的主要客人是華人。洋人，除非要跟華人打交道，是不會到這裡來消費的，因為這裡連正經的咖啡都沒有供應。

高易挑了一張在角落的餐桌坐下。他聞到了飯菜的香味，但是對這種味道並不很歡迎，因為剛才皮克伍德在禮查飯店招待他的早餐實在太豐盛了，到現在為止，他的胃裡還沒有騰出空間裝納下一餐的食物。他所聞到的是強烈的洋蔥攪和醬油的味道。和從前單獨經營粵菜時相比，這家半供應番菜的餐廳，已經很干淨了，盡管鋪在桌上的白桌布上仍然沾著棕色的菜汁。

勝仔十幾歲的兒子利仔是這裡的跑堂，因為他會說些洋涇浜的英文。高易吩咐利仔，自己約了一個客人，等客人到了，再點菜。利仔便去后面廚房拿荷蘭水，因為勝仔關照過兒子，凡是洋客人，一律免費招待荷蘭水，並且務必要讓自己親自出場客套一番。

利仔走進廚房的時候，勝仔正在一邊剝洋蔥，一邊和來訪的阿南談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知是因為洋蔥的辛辣，還是談話的內容，勝仔邊說邊擦眼淚。

”阿南先生，不是我信不過你。你對小店的照顧是有目共睹的，我勝仔一輩子都感恩戴德。實在是，你剛才提出的事情，牽涉太大，來得太突然，請你給我點時間想想。”

“我的勝仔老弟，你還要猶豫什麼？我都講破嘴了，客戶由我拉，進貨由你辦。這

麼好的機會，再等，就會被。。。 ”

“阿爸，來了一個洋客人，我來拿荷蘭水。”利仔走進來，打斷長輩的談話。

勝仔乘機暫停同阿南的交談，把荷蘭水和一個玻璃杯放在托盤裡，跟兒子一起來
到前面的餐廳。午餐的高峰時間未到，餐廳裡難得空蕩蕩的。

“洋大人好，請問如何尊稱？”勝仔一面同高易打招呼，一面端上荷蘭水。

”我姓高易。“

”高大人好。請問大人今天是會客，還是自己消遣？有什麼需要，請吩咐。”

”我在等一位朋友。“

”大人是工部局的吧？“勝仔看高易不像個買賣人，卻有幾分當官的嚴肅，搭訕著
問。

”江海關的。沒事的話，你去忙吧。“高易對勝仔的這種打探有點不耐煩。

”是，大人。“

回到廚房，勝仔告訴阿南來了一個江海關的洋人。阿南很好奇，一個江海關的洋人
怎麼會來”探花樓“這種餐館呢？他決定去看個明白。

”噢，原來是高大人！“阿南一眼認出高易。

喬治對阿南的出現，有點意外。跟所有出席歡迎英法軍官盛宴的客人一樣，他以為
烤乳豬是阿南的杰作，跟虹口的這家番菜館無關。他更不曉得，平時阿南在江海關做的中
國菜，其實都是一些三腳貓的中國菜。

阿南對喬治的出現，卻喜出望外。他並不知道喬治已經向江海關遞入辭呈。他想利
用蘇格蘭律師的口才，和江海關五品官的身份，幫助他打動勝仔的固執。

”高大人，能否請你幫個大忙？江海關緝私船隊要我尋找固定的食品供應商，我想請
勝仔，這家飯店的老板，做這個供應商。可是，勝仔不願意放下這裡的生意。請高大人開
導勝仔，行嗎？”

高易一下子明白，阿南正在挖角勝仔，要后者離開“探花樓”，和自己合伙經營供應江海關緝私船隊食品的生意。從上海到鎮江，江海關有幾十艘緝私船，幾百號人在江面成年累月的吃喝，是筆很大的生意。自從和長毛在上海附近開戰后，越來越多的洋人軍艦到達上海，對供船食品的需求，和江海關的緝私船，形成競爭。為了確保供應，總稅務司決定建立專門服務江海關船隊的食品供應商。阿南非常想取得這項利益豐潤的差事。

儘管高易即將離開江海關，他還是願意為這個機構效勞。所以他跟隨阿南來到廚房。這裡，即使煮番菜，環境和中式的餐館廚房沒有什麼兩樣：石灰粉刷的牆，多處駁落；蛀虫侵蝕的舊桌子，四腳高低不平；磚砌的大灶，油膩滲透的木蓋，壓著漆黑的鐵鍋；用蠟黃半透明的生肉皮箍住的砧板上，擱了一把斧頭狀的砍刀；灶台上高高低低排列著各種調味瓶；大灶的一個小孔上，埋著一台沙鍋，正在燉牛肉，鍋蓋縫裡，伴隨一縷縷蒸汽，冒出撲哧撲哧的慢煮聲和洋蔥味。

矮胖的勝仔看到高易光臨，非常驚訝。阿南畢竟是馬來亞人，面子大，能請得動洋大人。他連忙停止剝洋蔥，堆起一團笑容，請阿南和高易在發出吱呀作響的竹椅上坐下。

“勝仔老弟，高大人是江海關的要員，一等學問。很關心我們的生意，請聽聽他的意見。”

勝仔恭敬地點頭。

”我想先聽聽勝仔先生的意見。“

”高大人，替西洋船做食品供應，原先是我向阿南先生提出來的。我沒來上海之前，在廣東珠江一帶就做過向西洋船提供食品的生意。那是給兩艘船提供食品，加上自己經營的餐館，夠忙了。到了上海，開始沒有摸著門道，就開了這家餐館，專做廣東菜，生意過得去，但不紅火，所以天天在關老爺菩薩面前燒香，求求菩薩保佑發財。后來，菩薩有眼，送來了阿南先生這位貴人，指點我做番菜，生意好得忙不過來。我隻求菩薩保佑我生意一路好下去，我就心滿意足了。沒想到，今天阿南先生突然來要我放棄餐館生意，和他一起

另起爐灶，去做江海關船隊的食品供應。高大人，你想想，餐館生意這麼好，我能扔得下嗎？“

說罷，勝仔一臉愁腸百結地望著高易。

”勝仔先生，你是對做船供食品不再感興趣，還是心疼扔下餐館生意？“

”心疼扔下餐館生意。“

”你在菩薩面前燒香，有沒有心疼燒香的錢？“

”沒有。“

”為什麼？“

”燒掉的香是小錢，餐館賺來的是大錢。我們中國人有句老話，小財不去，大財不來。就是這個意思。“

”扔下餐館生意，是去小財；做船供食品，是發大財；這跟你燒香求財是一個意思，對嗎？“

勝仔瞪大眼睛，答不上話來。阿南喜茲茲地看著他，得意非凡。

”勝仔先生，我並不清楚你目前的餐館生意。但是，我敢肯定，每一位上這裡的客人點的菜都是你一道一道烹燒出來的。對嗎？所以，你盼望這家餐館的生意紅火是有限度的。限度就是你一個人，一天之內，除去休息之外，全部時間都用來燒菜所能賺的錢。而現在你離這個限度還很遠，所以，你還有時間在廚房聊天。“

”我的生意還沒有到達高大人講的限度。“

”有限度的餐館生意就是小錢。做船供食品生意，沒有限度，才是大錢。江海關幾十條船的食品供應僅僅是一個開始，一個免費的試驗場。一旦你和阿南先生熟悉了上海四周的農貿市場，你們就可以建立供應網，向越來越多來到上海的各色近海遠洋輪船提供食品，船來得越多，你的生意就越大，這是一個前途無量的生意！“

”可是，高大人，為什麼當年我在珠江做船供食品，沒有到達前途無量的地步？“

”那是因為一來五口通商前的珠江，生意上不能跟今天五口通商后的上海相比。二來，當時，你仍在經營餐館，沒有全時去做船供食品。時間就是金錢，香燒得不夠，所以賺得也就有限。勝仔先生，不要辜負命運對你的眷顧。你已經受到好運的第一波洗禮，把廣東餐館改成番菜館；不要忽視第二波好運的更大洗禮，退辭送上門來的江海關船的大好機會。記住，在餐館林立的上海租界，做一輩子餐館，你會成為一個殷實的小富翁；在方興未艾的上海船運界，做十年食品供應，你和阿南會成為坐豪華馬車，跟班成群的大班。到時候，你們別忘了今天我說的這番話。 “

勝仔聽著律師滔滔不絕的勸說，愁腸百結的臉漸漸露出笑意。高易知道，他向勝仔展現了一種留在番菜館不能實現的機會，隻需再下一把勁，就能挖角成功。

”勝仔先生如果實在舍不得這家餐館，可以把這家餐館租給有能力的人經營，自己保留餐館的所有權。這樣的話，就可以在最短時間裡，改行去做船供食品了。 “

勝仔連連點頭，滿臉笑容。

這時，利仔走進廚房，告訴高易，他等待的客人到了。

高易回到已坐滿八成午餐顧客的餐廳。顧客大都是來自各種洋人機構裡的中下級華人雇員。他們有的頭戴瓜皮帽，腳穿西式皮鞋；有的在綢長衫外罩一件西裝馬甲；有的從馬褂裡拖出鍍銀的表鏈；有的一邊抽水煙一邊喝荷蘭水；有的用叉子把沒有切開的炸豬排往嘴裡塞；有的像模像樣用刀切開豬排，卻嫌味道偏淡，要了一碟洒蔥花的醬油，一塊一塊沾著吃。

高易登待的客人是江海關的書辦容嘉樹。九品官服的容嘉樹身材矮小，西裝革履的喬治高易魁梧高大，面對面坐在一起，引來周圍一些華人顧客的注意。他們納悶容嘉樹的來頭，但是餐廳裡的喧嘩使他們聽不清餐廳裡這對唯一的華洋客人的對話。

“高大人，你太客氣了，請我吃飯。”

“容書辦，我要離開江海關了。所以請你吃飯，謝謝你這幾年對我的幫助。”

"高大人是要調任鎮江江海關嗎？恭喜高大人！"

"不，我是要脫離大清江海關。我們先點菜，邊吃邊聊，好嗎？"

書辦點了金必多湯（牛奶雞絲磨菇湯）和炸豬排，蘇格蘭律師點了同樣的湯和洋蔥牛肉。跑堂利仔又給他們斟上免費的荷蘭水。

"高大人，太意外了。真舍不得你離開。和你一起工作，我學到很多東西。以后恐怕再也碰不到高大人這樣好相處的洋大人了。"書辦的嗓音有點啞，明亮的雙眼泛紅，對於高易要離開的消息，容嘉樹除了吃驚，更多傷感。他吃驚，因為他覺得高易在江海關前途無量，突然要離開，實在不可思議。他傷感，因為他覺得跟高易從上下級漸漸發展成可以彼此聊些心事的朋友關係，從此要斷了。在雙向的友情裡，他簡直有一種被突然拋棄的感覺。

"容書辦，你有興趣跟我繼續一起工作嗎？"

"高大人，我不懂你的意思。"

"跟我一起離開江海關。"

容嘉樹仿佛被雷擊一般，傷感不翼而飛，呆呆地瞪著高易，瞳孔都擴大了。

"是這樣的，我離開江海關是要自立門戶，去當開業律師。因為來中國之前，我考取了大不列顛出庭律師資格執照，憑此執照，我可以在行使大英法律的全世界三十幾個國家四分之一人口的地方當律師。律師有兩種，一種是替政府或固定的機構服務，領薪水，專門處理與那家特定機構有關的法律案子；另一種是自己開業當老板，向全社會接案子收取費用。"

"高大人，你現在是五品法務官，開業律師是幾品？"

"無品。"

"大人，你是要棄官經商？"

"對啦。"

接著，蘇格蘭律師向九品書辦講述了種種他覺得目前上海租界迫切需要辦理，卻無律師出面受理的案子，特別是在同房地產買賣過戶有關的手續上，華洋交錯，糾紛百出，因為到目前為止，在上海租界，還沒有一家正規的律師事務所為日常的地產交易提供服務。機會也就在此，自己將開設租界上第一家綜合服務的律師事務所，案子會接不完。然後，他又介紹了律師行業從倫敦到各殖民地，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舉足輕重的位置。從倫敦貴族的遺產分配，印度各土邦王公的領地劃分，南非鑽石礦的產權公証，埃及蘇丹的王位繼承，到美利堅合總國的獨立宣言，到處都有律師們在台前幕後留下的痕跡。這麼一個了不起的行業，在上海租界興旺發達，不會有疑問的。

“我的律師事務所需要一位中文總文案，你有興趣嗎？”

書辦聽著律師天南地北舉例種種的游說，簡直有點頭暈目眩。幸好，利仔端來湯和菜，為書辦提供延緩回答律師的時間。像大部分生活在租界的華人一樣，容嘉樹對洋人的認知僅停留在衣食住行的差異上，對於洋人在經歷基督博愛，文藝復興，民權宣示，工業革命，走向世界，幾百年來厚積薄發建立起來的開拓精神，知之甚微。作為一個政府機構的文吏，容嘉樹習慣了天天等因奉此，對這種墨守成規的生活沒有任何不滿。高易要他離開江海關去私人律師事務所當總文案的建議，就像在封閉的山洞裡劈開了一處出口，奇妙的音樂和五彩的光芒從那裡瀉入山洞，除非用手捂住眼睛耳朵，想避開也難。

”高大人，再過一年，我就要從九品官升為從八品了，我舍不得離開江海關。“容嘉樹回答，他選擇留在山洞裡過寧靜的日子。

”你知道從八品一年的薪水嗎？“

”雙薪的話，月俸80兩。“

”來我的事務所當總文案，月俸120兩，再加個案獎金。“

高易知道，根據江海關的資薪標準，像容嘉樹這樣沒有大學文憑的華員，每五年考核一次，成績通過可以升一級，最高升到正七品，雙薪的話，月俸90兩。現在，他開出的薪

水是容嘉樹留在江海關一輩子都不要指望達到的。挖角，就是要向被挖角者提供留在原機構不能實現的機會。

”對不起，高大人，不是錢的問題，我不想離開江海關。“

”那麼，什麼是問題？“

”在江海關，那怕才九品，我好歹是個官。到了大人的事務所，跟大人開業，我就成了商民。”

“商民有什麼不好？”

”士農工商，商是最低一級。如果我棄官就商，家父會覺得我很沒有出息。“

喬治高易像大多數居住在租界的洋人一樣，對華人的認知局限在語言和生活習慣的差別上，對於中華民族在兩千多年來以皇權為中心，社會地位以越向皇權靠近就越高貴，越向皇權疏遠就越卑微的等級概念，一無所知。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背景下，官府是皇權的代表，掌握最大的資源，掌握每個人的生死榮辱。每個人求上進的標杆必須用他所處的地位和皇權的距離來衡量。所以，最體面的工作就是當官，替皇權打工。

高易對容嘉樹講的”士“這個概念，像隔著濃霧看泰姆士河，很模糊。但是，他對華人的孝道有所瞭解。既然容嘉樹顧慮父親的意見，那麼，打通他父親這一關，就成了促成容嘉樹離開江海關的關鍵。

”容書辦，我知道你的想法了。其實，我們律師事務所同別的行業最大的區別就是我們要經常同政府打交道，有時甚至要代表政府打交道。“

”代表政府？“書辦的眼睛亮了起來。

”對，就好比我到目前為止要代表大清江海關這個政府機構，同各國的洋行打交道一模一樣“。然後，蘇格蘭律師向書辦解釋了西式律師和中國傳統訟師的根本不同。因為，西式律師是現代法制的產物。那麼，什麼是現代法制呢？現代法制就是社會契約的具體條文。

”什麼是社會契約？“書辦接著問。

”就是在一個社會裡，每一個人都同意遵守的規則和義務，使自己和其他人免受不公平的待遇。就像下棋，棋手必須遵守下棋的規則才能下好一盤棋。“

”這不是和王法一樣嗎？“

”王法是官員為皇帝設計的統治平民的規則。王法的產生沒有征得平民的同意，王法產生后平民必須遵守，王法隻適用平民。社會契約是經過平民大眾同意后產生的，產生后每個人，包括皇帝，官吏，平民在內都要遵守。這就是社會契約和王法的區別。由社會契約產生的具體條文就是現代法律，依據法律治理社會的秩序叫做法制。律師是法制的使用者，解釋者，和守衛者。上海租界推行的就是這種法制。所以，在租界，我們律師事務所辦理的案子跟治理社會秩序息息相關，在律師事務所工作，跟你在大清江海關當官，重要性不相上下。你能否把這些詳情寫信告訴你父親，消除他對你棄官經商的誤解？你來我的事務所一定會發現工作比在江海關要有趣得多！”

“可是，我現在無法同家父通信。”

”為什麼？“

”家父全家原住紹興，為躲避長毛，逃到通商口岸寧波，想不到寧波也被長毛佔領。我有他們在寧波的地址，但是現在隔著戰場，音訊全無。我真後悔當初沒有要家父全家搬來上海租界。“

高易記得容嘉樹的祖先是因為出版了一本政府不喜歡的書，被政府從安徽貶到浙江，從此取消考科舉的資格。現在，又因為同胞之間的戰爭，家庭分離，生死不明。為什麼這個民族總是發生自己人跟自己人過不去的局面呢？容嘉樹和他的父親不能通信，意味著容嘉樹不能征得父親的同意離開江海關。高易知道“孝”在華人社會裡的分量，他對挖角容嘉樹的決心卻沒有動搖，因為他是一個決不輕言放棄的蘇格蘭人，他的未來的事務所太需要容嘉樹這樣的人才了。

”容書辦，我很難過聽到令尊的處境。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地方？“

”不知高大人認識什麼人能穿越戰場帶個信嗎？“

”暫時沒有。。。不，讓我想想，“這時，午餐的高峰時間已過，顧客們相繼離開，餐廳裡安靜下來。高易望著擺在兩人面前因專心談話吃剩很多的炸豬排和牛肉，飽滿的嘴唇在筆挺的獅子鼻下微微鼓起嘴角。談話，從挖角游說轉到想法子幫容嘉樹恢復家庭聯絡，是意外的。原先，高易要向書辦展現一個留在江海關不可實現的機會，作為拉攏書辦加入法律事務所的理由；結果，尋找穿越戰場傳信的門道，成了容嘉樹對高易的一種真心的企盼。高易感到有些壓力。

幸好，他很快找到了答案。

”容書辦，我認識一個教會的朋友，倫敦差遣會的托瑪斯牧師，他是一交游廣闊的人，常勝軍和長毛兩邊都有熟人。。。“

”我不信教，“容嘉樹膽怯地打斷說。

”不要緊，我親眼看到過托瑪斯牧師幫助佛教徒修復被長毛燒毀的寺廟。他會幫你的，除非他真的沒有辦法。今天下午，我就去拜訪牧師，把你的需要告訴他。如果，你不介意的話，請你現在把令尊在寧波的地址告訴我。“

容嘉樹向利仔要來紙和筆，一邊寫下父親的姓名和地址，一邊聽高易約略介紹托瑪斯牧師的差遣會在長江三角洲，包括寧波在內地區的傳教活動。這些活動，都是高易從艾瑪那裡聽來的。但是，高易並沒有提到托瑪斯牧師通過常勝軍建立和長毛在前線互通信使的事，盡管高易對托瑪斯牧師能幫助容嘉樹的把握，就是基於牧師和長毛之間的那份通信關係。

”冒昧的問一下，如果托瑪斯牧師有能力，你希望牧師把令尊全家接來上海嗎？“

”如果能這樣，太感謝高大人了。。。“容嘉樹的嗓門因感激沙啞起來。”我願意加入高大人的律師事務所。“

”真的？！“這次，輪到高易瞪大藍色的眼睛，連瞳孔都擴大了。”你還沒有征得令尊的同意呀！“

”家父一定會答應的。士為知己者死。“

蘇格蘭律師經過一餐午飯的時間，對中國的“士”這個概念，像上速成課一樣，有了非常透徹的瞭解。托瑪斯牧師說過，把握中國的讀書人，就是把握感化中國大眾的鑰匙。那麼，開啟鑰匙的鑰匙，就是要和“士”的理念對勁。

高易接過容嘉樹恭恭正正書寫的地址，心滿意足地結束了午餐。從早晨開始，高易切身經歷了三場挖角，無論是被挖角或挖角，他都感受到租界強勁的脈搏在每個當事者身上的跳動。

當喬治高易和容嘉樹走出“探花樓“時，沿街兜售《北華捷報》的報童正在高聲叫賣“號外”。高易買了一份，頭版上醒目的標題映入眼帘：

”常勝軍昨日攻克青浦縣城！“